

世界名著典藏
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柳林风声

[英] 格雷厄姆/著 杨静远/译



名家全译本
国际大师插图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肯尼斯·格雷厄姆

译 序

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蜡像馆的一间虚幻文学厅里，陈列着一组四只可爱的小动物塑像——鼩鼠、河鼠、蟾蜍和獾。他们是童话《柳林风声》的四位主人公。和他们做伴的有宝岛的孩子、小姑娘爱丽丝和扑克牌公爵夫人、彼得·潘和凶恶的海盗胡克、兔子彼得等著名童话人物。由此可以看到，英国儿童文学中一些传世名篇，都出自苏格兰作家之手：刘易斯·卡罗尔（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1865），罗伯特·史蒂文森（《宝岛》1883），詹姆斯·巴里（《彼得·潘》1904），肯尼思·格雷厄姆（《柳林风声》1904），也许还可以加上柯南·道尔（《福尔摩斯侦探案》1891）。这是否与苏格兰人富于想象、童心永驻的性格有关？

近年，一种颇为一致的意见认为，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数十年，是英国儿童文学百花争艳的黄金时代。它以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（1865）始，以《柳林风声》终。这个估计，很可以说明《柳林风声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故事虽不离奇但很有趣。在风光旖旎的泰晤士河畔，住着四个要好的朋友——憨厚的鼩鼠、机灵的河鼠、狂妄自大的蟾蜍、老成持重

的獾。他们竟日游山逛水，尽享大自然的慷慨恩赐。财大气粗而又不
知天高地厚的蟾蜍，迷上了开汽车，但车祸不断，受到朋友们的责难
和管束。一次，他偷了一辆汽车，被捕入狱，在狱卒女儿的帮助下，
化装成洗衣妇逃出监狱，历经险情和磨难，在三位朋友的帮助下，夺
回了被野林动物侵占的庄园，并从此改邪归正。

和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相仿，《柳林风声》最初也是一个大人
为一个孩子在游戏中编造的故事，一部无心插柳的杰作。作者肯尼
思·格雷厄姆1859年生于爱丁堡，5岁丧母，9岁随父迁至伦敦以西的
伯克郡。在泰晤士河畔库克安沙丘度过如梦的童年，为他日后的文学
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。成年后，供职于伦敦的英国银行，并在
业余时间从事文学活动，写散文、小说，参与莎士比亚、雪莱、济慈
等协会的工作。他广交当时云集伦敦的文化界名流，如学者福尼沃
尔，出版家威廉·亨莱，作家王尔德、威尔斯、萧伯纳、亨利·詹姆
斯、斯蒂芬·克莱思，诗人丁尼生、勃朗宁、叶芝，画家毕尔德斯利
等，生活在浓郁而高雅的文化氛围里。但大都会的繁华，待遇优厚
的高级职员生活，从来没有冲淡他对宁静田园的眷恋，一有机会就远离
尘嚣，重返乡土。他结婚时年已四十，有一子，大名阿拉斯泰尔，小
名“耗子”。迟来的父爱，使他把儿子视作心灵的知己。从孩子4岁
起，每晚他必为孩子讲一小段动物故事，让孩子带着甜美的幻想入
梦。最初，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蟾蜍。一天，他在野外捉到一只鼩
鼠，带回家来，留着等孩子睡醒后送给他做礼物。不料老年弱视的女
仆把它错当成老鼠打死了。女仆伤心之余，劝主人用故事的形式给孩
子创造一只永远不死的活生生的鼩鼠，伴随孩子一同长大。于是故事
里又多了一只鼩鼠，后来又添了两名成员：河鼠和獾。日复一日，孩

子听得入了迷，父亲讲得上了瘾。在孩子去海滨度假时，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，父亲连续给他写信，接茬讲蟾蜍的历险故事。这些信，后来成了《柳林风声》的蓝本。格雷厄姆死后，他的妻子在《柳林风声（最初的私语）》一书里将它们全文印出，于1940年出版。

早在《柳林风声》之前，格雷厄姆已出过几本散文集和小说，享誉大西洋两岸。美国一出版者鉴于他的《导教杂文》（1893）、《黄金时代》（1895）、《女首领》（1898）和《梦幻岁月》（1898）等书在美国备受读者欢迎，特约他写续篇，于是在辍笔十年后，他写了童话《柳林风声》。这本书完全撇开过去以写儿童生活为主的家庭故事，转而写拟人化的动物故事，令出版者感到失望，未接受出版。等到《柳林风声》在英国出版并大获成功后，这位美国出版者追悔莫及。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，原也是格雷厄姆作品的热心读者，听说他新出的是一本说人话的动物幻想故事，便不屑一读，因为他认为，把动物和人混淆起来，既是糟糕的文学作品，也是糟糕的科学作品。但一次他偶然听见夫人给孩子们读这本书，立刻被吸引住了，拿过来连读了三遍。他给格雷厄姆写信盛赞此书，说其中的“人物”成了他全家最好的朋友，并且为他的儿女寄去两册，请作者签名。

格雷厄姆在用故事哄幼小的儿子时，并无出书的打算。等到他认真动起笔来，那抑制不住汹涌澎湃的创作冲动和艺术灵感，使他由慈父一变而为严肃的作家。简单的口述故事，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文学作品——动物小说。

虽然他曾矢口否认这本童话包含有任何题外的命意，“不涉及任何问题，没有性爱，不存在额外的含意”，但论者认为，它内在地

体现和发挥了与他过去的作品一脉相承的有关世界、人生、社会、儿童教育、文学创作等见解，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冲突和反思。作者运用了复杂的文艺工具，创造出一个多层的构件。剥开来看，它像一个玲珑剔透的象牙球。最表层是《奥德赛》或《吉尔·布拉斯》式的流浪汉历险故事；往里，可以看到生动的人物性格刻画，机敏的戏剧性对话，如诗如画的风物描绘；最里层，可以隐隐触摸到涉及人与大自然、人与动物、人与社会之间多重关系的哲理思辨。因而它能满足不同年龄和文化层次的读者的审美需求，成为一本读者面很广的小说。

书中的主人公，四个拟人化的动物，其拟人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一些动物童话。他们虽多少也具有各自的动物特性，但更多地是具有人的性格特色。他们其实是世纪之交的英国乡绅阶层人物，从较贫寒的鼯鼠到富甲一方的蟾蜍，而且全都是“快乐的单身汉”，组成一个“独身者俱乐部”。故事里虽也有人，但和以人为主角的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不同，他们都是配角，多半是讽刺的对象。不过，故事表面上是写动物，实际上还是写人。作者赋予动物人的本色，使他们按照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交谈和活动，想象力比其他动物童话更大胆。例如，女作家比特丽克斯·波特的兔子彼得偷的是蔬菜，而蟾蜍偷的是汽车。但《柳林风声》又绝不同于以明显的社会讽喻为目的的《伊索寓言》或《拉封丹寓言》，它的动物不是概念化的，而是有血肉有思想感情的人性化（anthropo-morphized）动物，形象丰满而有立体感，因而故事更具声色和可读性。这一切，使得《柳林风声》超越了动物童话的局限，成为独具一格的“动物小说”。

《柳林风声》虽然没有一些早期儿童文学中可厌的说教气，但也离不开作者本人的价值观，简言之，也就是维多利亚晚期英国中产阶

级传统的道德观念。有些论者认为，作者在艺术上是创新的，在政治上是保守的。四只动物都是拥有资财生活的稳定的乡村有产者，他们无须靠劳动谋生，整日过着悠闲自在的游乐生活。浅表的道德主题很简单——动物间真挚无私的互助友爱。狂妄的蟾蜍因目无法纪闯了大祸，得到三位朋友的关怀和竭诚相助，终于浪子回头，成为一名遵纪守法的好乡绅。另一个插曲——河鼠和鼩鼠劳碌奔波，为老水獭找回了失去的孩子，却不事声张地悄悄离去，表现了乐于助人不图感恩的高尚品德。然而更深一层，还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潜在主题：大自然与生灵万物息息相通的依存关系。

比起人类，动物更接近大自然。过度的文明，使人类疏离了大自然，感觉变得迟钝。而动物则保持着对大自然的高度感应，捕捉到她的细微信息，顺应她无处不在的“召唤”。河水涨落，草木枯荣，候鸟南飞，小兽冬眠，万物被春的气息唤醒。书中对动物的生活虽作了非常写实的描述，但间或却涂染了一层淡淡的神秘色调，透露出一种宗教气息。但不是基督教，而是自然神教。作者的异教思想，特别明显地表现在“黎明前的吹笛人”一章。那个长着弯弯的犄角、多毛的臂和蹄子的“吹笛人”，也就是“潘神”，即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山林牧场之神。作者把他描绘成弱小动物的保护神，仁爱的自然神的喻象。这一章大概是要说明，动物（包括人）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才能避开烦扰，获得身心的安宁。在“獾先生”一章里，作者借老獾的口，对动物生存的永恒性和人类建树的短暂性，作了一番颇具哲理的慨叹。在獾居住的野林深处，人类来过又离去了，留下一座古城废墟，而獾们却始终在这里，繁衍生息，长住不走。

在格雷厄姆生活的时代，西方工业化的进展还没有达到严重破

坏生态平衡的程度，因而没有引起人类对保护地球环境的危机感和关注。因此我们不能说，这本童话具有当代绿色和平主义的超前意识。但英国人惯有的那种对大自然的酷爱，对野生动植物的钟情，如一根红线贯穿全书。当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在大地上几近绝迹的今天，读着这本书，不由得使我们感到，它在向我们倾诉一种朦胧、素朴、不自觉的环保呼声，不是用枯燥的数字，而是用诗一般的语言，用一颗爱心和真情。

也有人认为，作者还借书中动物的矛盾冲突，表白他本人内心的矛盾冲突。蟾蜍热衷于冒险闯荡，却被三个朋友拉回循规蹈矩的乡绅生活；河鼠被海鼠的故事激起狂热的航海梦，但最终还是在鼩鼠的规劝下厮守着他熟悉的河；鼩鼠在广阔天地品尝自由遨游的甜头，但依旧深深眷恋自己那封闭安适的地下小巢——这一切似乎意味着，作者在人生道路上也面临着安全与冒险之间的抉择，力求取得二者的平衡。这安全，是否指他稳定但乏味的职业？这冒险，是否指他心向往之但有风险的创作？（曾有朋友劝他辞去公职，专事创作，他拒绝了。）这只能是一种推测。他曾多次游历意大利等南欧国家，在海鼠和河鼠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中，他比较了南欧国民性的奔放不羁和英国国民性的严谨本分。他虽不明表二者的优劣，但骨子里终究是一位英国绅士。

《柳林风声》虽属童话类别，但公认为艺术造诣很高的散文精品。作者对文字十分讲究。它的文体，比一般儿童文学“密度”（density）大、变化多。有快速的戏剧性叙事，有徐缓而诗意的抒情写景，有机智俏皮的对话，有讽刺幽默，有鲜明的性格刻画；既有文人腔的高雅，又有民间口语的俚俗和儿语的稚气，既有严谨的语法，

也有故意打破语法规则的游戏文字，例如长达两行的食品名称，竟不加一个标点符号。他的作品少而精，从《梦幻岁月》到《柳林风声》，相隔十年，而在《柳林风声》出版直到1932年作者逝世，他不再有只字问世。人们赞赏他文笔轻松优雅，他说，读来轻松，写来未必轻松，越轻松的文字越需要殚思竭虑。在一个主要靠眼而不是靠耳来阅读的时代，他是少数几个为作品的可诵读性而写的作家，致力于创造一种富于乐感朗朗上口的优美散文。他曾说：“我写下的每一行都要耗去我大量的生命。”写作对他来说是件苦差事，虽说是种“愉快的痛苦”。无怪到了晚年，他宁愿遨游于山林水泽，而不愿蛰居斗室伏案苦思。另一个没有说出的原因可能是，爱子的不幸夭折，使他心灰意懒，失去了创作的意兴。

作者的另一特点是观察力强，对时间和空间有高度的敏感和细腻的感受。他笔下的动物和静物都是活的，他对它们倾注着深切的爱。写景并不单是烘托情节的背景。田野、河流、树林本身就是有生命的实体。汨汨东流的泰晤士河，是一只躯体庞大蜿蜒闪亮的动物，或者是一位阅历丰富的老说书人，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个没完的故事，直到最后一股脑倾泻给听个没够的大海。四时的更迭，物候的变迁，强烈地反映在动物身心的变化上。作者不仅写景细腻，对室内环境也观察入微，津津乐道。四只动物的家屋，依资财的高下而异：蟾宫气派豪华，獾的地下室古朴坚实，河鼠的岸边洞穴小巧舒适，鼩鼯居室简单实用。屋内陈设，一应用品，无不细细道来，历历在目，十足一幅英国乡绅丰足恬静生活的风俗画，耐人寻味。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有一段形容狄更斯作品的话：“一幅英国乡村生活的全景图跃然纸上，一个充斥着18世纪情调和乡土风味的英国，活生生地再现了英国

人朴实无华的享乐，孩童般的欢愉：壁炉里熊熊的火焰，雪地里的滑行，一顿美餐，简单而又有点荒谬的谈情说爱。”除了最后一句，这话对《柳林风声》也大体适用。

格雷厄姆笔下的四只动物是那样的鲜明生动，引得一些插图画家跃跃欲试。最早的插图版大概是1931年由谢帕德（E. H. Shepard）绘的。他访问了作者，并专门到他住过的泰晤士河畔作过实地考察。后来还有Parish和Rackham的插图。译者手头的版本是美国Bantam出版社出版的，附有非常精美传神的炭笔画插图多幅，为莱斯·莫里尔（Les Morrill）所绘。早在作者在世时，《柳林风声》就被改编为剧本上演，名为《蟾宫的蟾蜍》，改编者A. A. 米尔恩。后又多次被改编，电视剧有人演的，也有木偶戏。著名的蟾蜍还上了迪斯尼的动画片，足见其影响之大。

格雷厄姆把《柳林风声》作为对儿童的赠礼，不是偶然的。他对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有一贯的见地。他认为，现代的少儿教育过于偏重理性、科学、实用，缺乏想象力的培育和启迪。他曾对一位来访的美国教授说过一番话，大意是：人类最珍贵的财富是世界的奇妙（wonderment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奇妙感便消失了。成年人的世界是死气沉沉枯燥乏味的，只有孩子，才是在一个令人厌倦的世界里唯一真正活着的人。他要使孩子意识到这种奇妙的可贵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，使他们与大自然认同，感受到自然和家庭的温暖。孩子的精神处于紧张和压力之下时，需要葆有一个心中的“秘密花园”。通过密切接触自然、有趣的历险和激动人心的书，孩子的想象力能获得营养，成年后足以抵御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平淡刻板及物欲野心的侵袭，可以随时回到那个单独的精神世界，去获得心灵的复苏。缺乏这

种心灵复苏能力的成年人，是一个灵魂渺小的庸人。格雷厄姆的这种看法，是针对当时流行的一种社会观念。在20世纪初，家长、老师们都认定，必须引导孩子进入一个现实的、理性的世界，童话、神话等非现实的谎言使孩子误入迷途，想象文学导致有害的白日梦。一些现实主义作者也持同样观点，如德莱塞曾说，给小女孩玩玩具熊，会扭曲她天然的母性。但另一些作家则主张，应对儿童施以创造性的教育，而不是传统的教化，使他们少受日常现实、清规戒律、宗教观念的束缚。史蒂文森、德拉马尔、巴里、马克·吐温、吉卜林、波特等也都强调探险、幻想、纯想象的愉悦作用，否认幻想对孩子心智的危害。但格雷厄姆则进一步阐明，大自然、梦幻、往事回忆，如同美食和睡眠之于身体健康，只会强化孩子们的心智，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必不可少的良性作用。反之，剥夺孩子接触幻想文学的机会，才真正对他们有害。这是格雷厄姆对儿童文学的独有见地，也是他独有的贡献。

为翻译此书，译者得到美国Virginia Tiemey女士惠赠的原文书一册。在翻译过程中遇到文字上的疑难问题，也得到女士及其夫君Krishnan Vankatash先生的大力帮助，特致谢忱。

杨静远

2012年6月

目 录

一 河岸	1
二 大路	19
三 野林	34
四 獾先生	49
五 重返家园	65
六 蟾蜍先生	83
七 黎明前的笛声	97
八 蟾蜍历险记	109
九 天涯旅人	125
十 蟾蜍历险续记	145
十一 蟾蜍泪如雨下	164
十二 荣归故里	182

一 河岸

整个上午，鼯鼠都在勤奋地干活儿，为他小小的房间作春季大扫除。先用扫帚扫，再用掸子掸，然后登上梯子、椅子什么的，拿着刷子、提着灰浆桶刷墙，直干到灰尘呛了嗓子，迷了眼，全身乌黑的毛皮溅满了白灰浆，腰也酸了，臂也痛了。春天的气息，在他头上的天空里吹拂，在他脚下的泥土里游动，在他四周飘荡。春天那奇妙的追求、渴望的精神，甚至钻进了他那阴暗低矮的小屋。怪不得他猛地把刷子往地上一扔，嚷道：“烦死人了！去它的！什么春季大扫除，见它的鬼去吧！”连大衣也没顾上穿，就冲出家门了。上面有种力量在急切地召唤他，于是他向着陡峭的地道奔去。这地道，直通地面上的碎石子大车道，而这车道是属于那些住在通风向阳的居室里的动物的。鼯鼠又掏又挠又爬又挤，又挤又爬又挠又掏，小爪子忙个不停，嘴里还不住地念念叨叨：“咱们上去喽！咱们上去喽！”末了，噗的一声，他的鼻尖钻出了地面，伸到了阳光里，跟着，身子就在一块大草坪暖暖的软草里打起滚来。“太棒了！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可比刷墙有意思！”太阳晒在他的毛皮

上，暖烘烘的，微风轻抚着他发热的额头。在洞穴里蛰居了那么久，听觉都变得迟钝了，连小鸟儿欢快的鸣唱，听起来都跟大声喊叫一样。生活的欢乐，春天的愉悦，又加上免了大扫除的麻烦，他乐得纵身一跳，腾起四脚向前飞跑，横穿草坪，一直跑到草坪尽头的篱笆前。

“站住！”篱笆豁口处，一只老兔子喝道，“通过私人道路，得交六便士！”鼯鼠很不耐烦，态度傲慢，根本没把老兔子放在眼里，一时倒把老兔子弄得不知如何是好。鼯鼠顺着篱笆溜儿小跑，一边还逗弄着别的兔子，他们一个个从洞口探头窥看，想知道外面到底吵些什么。“蠢货！蠢货！”他嘲笑说，不等他们想出一句解气的话来回敬他，就溜烟跑得没影儿了。这一来，兔子们七嘴八舌互相埋怨起来，“瞧你多蠢，干吗不对他说……”“哼，那你干吗不说……”“你该警告他……”诸如此类，照例总是这一套。当然喽，照例总是——太晚啦。

一切都那么美好，好得简直不像是真的。他跑过一片又一片的草坪，沿着矮树篱，穿过灌木丛，匆匆地游逛。处处都看到鸟儿做窝筑巢，花儿含苞待放，叶儿挤挤攘攘——万物都显得快乐、忙碌、奋进。他听不到良心在耳边嘀咕“刷墙”！只觉得，在一大群忙忙碌碌的公民当中，做一只唯一的懒狗，是多么惬意。看来，过休假日最舒心的方面，还不是自己得到休憩，而是看到别人都在忙着干活儿。

他漫无目的地闲逛着，忽然来到一条水流丰盈的大河边，他觉得真是快乐绝顶了。他这辈子还从没见过一条河哩。这只光光滑滑、蜿蜒蜒蜒、身躯庞大的动物，不停地追逐，轻轻地欢笑。它每



抓住什么，就咯咯地笑，把它们扔掉时，又哈哈大笑，转过来又扑向新的玩伴。它们挣扎着甩开了它，可到底还是被它逮住，抓牢了。它浑身颤动，晶光闪闪，沸沸扬扬，吐着漩涡，冒着泡沫，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。这景象，简直把鼯鼠看呆了，他心驰神迷，像着了魔似的。他沿着河边，迈着小碎步跑，像个小娃娃紧跟在大人身边，听他讲惊险故事，听得入了迷似的。他终于跑累了，在岸边坐了下来。可那河还是一个劲儿向他娓娓而谈，它讲的是世间最好听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发自地心深处，一路讲下去，最终要向那听个没够的大海倾诉。

他坐在草地上，朝着河那边张望时，忽见对岸有个黑黑的洞口，恰好在水面上边。他出神地想，要是一只动物要求不过奢侈，只想有一处小巧玲珑的河边住宅，涨潮时淹不着，又远离尘嚣，这个住所倒是满舒适的。他正呆呆地凝望，忽觉得，那洞穴的中央有个亮晶晶的小东西一闪，忽隐忽现，像一颗小星星。不过，出现在那样一个地方，不会是星星。要说是萤火虫嘛，又显得太亮，也太小。望着望着，那个亮东西竟冲他眨巴了一下，可见那是一只眼睛。接着，围着那只眼睛，渐渐显出一张小脸，恰似一幅画，嵌在画框里。

一张棕色的小脸，腮边有两撇胡髭。

一张神情严肃的圆脸，眼睛里闪着光，就是一开始引起他注意的那种光。

一对精巧的小耳朵，一头丝一般浓密的毛发。

那是河鼠！

随后，两只动物面对面站着，谨慎地互相打量。

“嘿，鼯鼠！”河鼠招呼道。

“嘿，河鼠！”鼯鼠答道。

“你愿意过这边来吗？”河鼠问。

“唉，说说倒容易。”鼯鼠没好气地说，因为他是初次见识一条河，还不熟悉水上的生活习惯。

河鼠二话没说，弯腰解开一根绳子，拽拢来，然后轻轻地跨进鼯鼠原先没注意到的一只小船。那小船外面漆成蓝色，里面漆成白色，大小恰能容下两只动物。鼯鼠的心，一下子飞到了小船上，虽然他还不大明白它的用处。

河鼠干练地把船划到对岸，停稳了。他伸出一只前爪，搀着鼯鼠小心翼翼地走下来。“扶好了！”河鼠说，“现在，轻轻地跨进来！”于是鼯鼠惊喜地发现，自己真的坐进了一条真正的小船的尾端。

“今天太美了！”鼯鼠说。这时，河鼠把船撑离岸边，拿起双桨。“你知道吗，我这辈子还从没坐过船哩！”

“什么？”河鼠张大嘴巴惊异地喊道，“从没坐过——你是说你从没——哎呀呀——那你都干什么来着？”

“坐船真那么美吗？”鼯鼠有点不好意思地问。其实，在他斜倚着座位，仔细打量着坐垫、船桨、桨架，以及所有那些令人神往的东西，感到小船在身下轻轻摇曳时，他早就相信这一点了。

“你说美？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事，”河鼠俯身划起桨来，“请相信我，年轻朋友，世界上再也没有——绝对没有——比乘船游逛更有意思的事啦。什么也不干，只是游逛，”他梦呓般地喃喃说，“坐在船上，到处游逛，游逛——”